

水滸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士兵上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保正莊上來。

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賚

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

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

那早雷橫並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

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

得少歇，遲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

晁蓋動問道：「敵莊曾拿得個把小賊麼？」

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

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

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

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

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

那主管陪着雷橫喫酒。

晁蓋却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士兵

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

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

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

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魍魎毛腿，赤着一雙腳。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

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

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人，却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

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晁蓋

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

兩個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敵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

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

雷橫道：『這厮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

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

問道：『兀的這厮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

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

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厮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

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厮十四五歲

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厮不

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

認得。』晁蓋喝道：『王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

道：『阿舅！我不曾做賊！』

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士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緣，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

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噓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蹺，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士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

衆士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

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

『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

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

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

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

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

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

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

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

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

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

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

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

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刼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

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

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繇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

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見雷橫引着士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

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燃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厮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

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

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誑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性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厮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

衆土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說話。』便把銅鍊就中一隔。

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纓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

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手提銅鍊，揹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晃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晃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

吳用尋思道：『晃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

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

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便罷！」

吳用又勸：「你兩個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罷！」

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脚也趕攔來。兩個又要厮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然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土兵指道：「保正來了！」

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

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開。」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厮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

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欄。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嘗時，莊上不會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

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擎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回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

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

晁蓋徑邀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

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掣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炤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

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

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應夢中星數？」

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

吳用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權爲戰艦。正是：

指揮說地談天口，來做翻江攪海人。

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